

海隅散记



卡萨布兰卡

从小说、图片、电影里的印象，你要找的欧洲已不存在。法国、英国、意大利等西欧国家中，你只是一个等待被宰割的游客，但是在东欧，我们可以摇身变为昔日的贵族。海明威的巴黎、徐志摩的翡冷翠，那种闲逸和颓废的情景，也只能在东欧重觅。

但是，旅行的乐趣不在地方，而是人。友情，是陪伴我们终老的美丽回忆。

认识人那么容易吗？你问。

答案是肯定的。

一切都要拜赐伟大的《卡萨布兰卡》这部中译为《北非谍影》的电影已成了宗教，是爱好浪漫、音乐及异国情怀的人的圣经。

东欧各个地方的年轻人聚集在茶店或咖啡屋外，只要有勇气，打开以“卡萨布兰卡”为主题的话匣子，包管你有意外的喜悦。

上路吧，让我牵着你的手。

白腊冻湖

离开布达佩斯两小时路程，我们就可以抵达 LAKE BALATON(白腊冻湖)

匈牙利位置内陆，白腊冻是欧洲最大的湖，有六百平方公里，大家都当她是海。

夏天，白腊冻被无上装的匈牙利女郎包围着。爱情酒店在这儿找不到，代替的是广阔的平原，野菊花的床。

湖的周围也盛产葡萄，穷困的旅人或年轻学生在摘果实季节中随时找到工作，低微的日薪不是目的；尽情喝的酒，思春的少女才是享受。眉来眼去之后在葡萄架下亲热，是毕生难忘的。

湖水像善变的少女，随阳光现红、蓝、黄、金，到了晚上，闪亮的渔火，更似撒满了钻石。

湖面像镜子，想起王尔德的小故事：水仙花神每天对着湖看自己，和湖做了好朋友，水仙花神死了，仙女们慰问湖：“你一定很伤心。”

湖说：“爱自己的人不会为别人伤心，他每天在我那里看自己，我何尝不是在他的眼睛中看自己？”

马耳他之鹰

听过马耳他这个地方，知道她是地中海里的一个小岛，就不晓得她也是欧洲的一部分，其实她位置靠近突尼西亚，在纬度上看来应该属于北非。

谈到北非，想起《卡萨布兰卡》这部电影，和它同期的还有一部叫《马耳他之鹰》的经典，也是堪富利士·富加主演的。欧洲人常将马耳他和鹰连在一起，是因为在十五世纪时，西班牙国王把马耳他封给几个武士，武士们为了表示敬意，一年送一只鹰给国王，成为美谈。

马耳他只有十七乘九英里大，在海岸上有座雄伟的城墙。我由意大利的西西里乘渡轮，刚好晚上抵达，城墙被几十万盏灯照亮，远看起来像座浮在海面上的宫殿，简直不相信自己眼睛，叹为观止。

当晚在一间只有八个房间的小旅馆过夜，租金极为便宜，到街上喝酒和吃饭，也花不了几个钱，但是酒质粗糙，肉类也煮得过熟，我糊里糊涂地吞了几口，感到乏味，就不再去动刀叉。

旁边的年轻人看到，说请我到家里去坐坐，马耳他人自古以来以热情好客见称，我随着去人家家里大吃大喝。临走时送上点钱和礼物，少女感激得连忙脱衣，那种盛情，哪里好意思拒绝。

玫瑰山谷

从南斯拉夫的贝尔格莱德驾几小时车，就是保加利亚。这个给巴尔干群山包围的国家，最出名的是她的玫瑰山谷。

为了看玫瑰 就这么简单的理由 我已置身保加利亚的首都索非亚。

什么都没有准备，一入境才知道一切都要经国营旅游局安排，不是团体的话，单独客人寸步难移。去了几间酒店都碰了钉子，气起来到酒吧猛灌杏子伏特加。身旁一位学生前来聊天，问过我的难题后笑着说：“我介绍你一个地方 又便宜又好 包你没有住过。”

“我不算是个旅行专家 但爱流浪 各式各样的酒店和民舍都试过了，有什么会更新鲜？”我好奇地问。

年轻人卖个关子 说带我去了我就知道。车子行驶了好久，直奔山区，这种地方不可能有人住呀，正这么想，看到了一间精致的歌德式修道院，原来教会也招呼客人。

头顶剃得圆圆光秃一圈的僧侣笑脸相迎。房间简陋，只有木床和十字架，但一尘不染，床单浆得硬直，非常舒服。

走出来便闻到一阵幽香，看山，啊，不就是玫瑰山谷吗？千万的花朵在谷中流成一条彩色的河。

烛光下，僧人拿出牛排羊排，忍不住问：“你们不是

吃素的吗？”

“在最后晚餐的那张画中，桌上摆的不是肉吗？”僧人反问后，又拿出玫瑰红的酒来。

“你们不是戒酒的吗？”

“唔，我们不喝酒。”僧人安详地回答：“我们喝的是上帝的血呀。”

烛光夜宴

虽然奥地利不算是东欧，但她自古以来和匈牙利联成奥匈帝国，我们就当她是吧。

奥地利的葛拉兹，有座奥匈皇朝遗留下来的巨宅。花园一望无际，树丛中养着奇珍异兽，孔雀发出求爱的呼鸣，看见漂亮游客，即刻开屏。

建筑物三层楼，长走廊墙上挂着无数的鹿角，每层有二十四个房间。

法国、印度、日本、土耳其等等，每间房都以一个国家的特色来修饰。原来当年住在这里的诸侯是个大玩家，他醒来的时候，不论昼夜，按照每一个时辰，到各间房里作乐，绝不会单调。当然，我们可以想象到，每一间房必有一位该国的美女，随时恭候。

我们早上在那里拍戏。晚上我被邀请去参加当地文化人在大厅中举行的舞会。

餐宴依古时候的菜谱炮制，吃完后在大堂跳舞，一支电灯也不开，完全由蜡烛来照明，地板光亮，反映着水晶吊灯的影子。

男女宾客穿复古的夜礼服，一支三十人的乐队伴奏，蓝色多瑙河等华尔兹，一曲又一曲，烛光只照着人生最美丽的部分，加上陈年葡萄酒多杯，舞，像能跳到天明。

这时候花园大放烟花。欧洲烟花很原始，比不上日本

做的辉煌，但是它的气氛和整个舞会吻合。正在那么想，舞伴已在耳边细语：烟花有什么好看？二十四间房，你选一间吧！

波希米亚人

对捷克的认识，只限于知道《莫扎特传》在首都布拉格拍摄。既然来到布达佩斯，四个小时的车程便能抵达，便顺道一游。

另一个目的，是去看看古时候的波希米亚。波希米亚本来在匈牙利，现在又划分到捷克领土内，地图上已找不到一块叫波希米亚的土地。由匈牙利出发到布拉格途中，友人指着光秃的高山，说这就是波希米亚了，我吵着要下车去和当地的居民聊天，但朋友说不必急，先去布拉格再说。

车子直奔布拉格的城堡广场 HARDCANSKE NAMESTI 在那里可以俯视整个城市，一切都是那么残旧，相信在十九世纪时看下来也是一个样子。

一位女学生走过，我向她说要找个波希米亚人谈谈，她大笑，称学理科的人都说波希米亚人已经不存在。

那学文科的呢？我问。她微笑不语，接着带我们去夜宵营业的咖啡馆 SLOVANSKY DUM。

“这个东方朋友要找波希米亚人。”她宣布。

咖啡室里所有的年轻人都举手，连那个老酒保也大叫：“我们都是波希米亚人。”

波希米亚人热情、好客、爱文学和歌唱，喜欢流浪也是独特的个性。天塌下来，是明天的事，所以捷克的文艺

青年都自称为是。

我和他们在咖啡室中喝了一晚上的酒，大聊人生乐趣和旅行经验，大家醉得抱在一起。

“你不去到处观光吗？”年轻人问。

“遇到你们 我已到处去过。”我说。大家又抱在一起。

杜布尼克

去南斯拉夫的游客 有些不经过首都贝尔格莱德 也不去第二大城札尔克列，他们直接到美丽的海滩杜布尼克去。

杜布尼克有个古城，这地方从来没有受过土耳其的侵略，所以城墙保存得很完整，在里面散步，所摸到的都是中世纪遗留下来的东西。

最惹人喜爱的是些小巷，汽车不准通行。刚下过雨，斜阳下老太太的背影，反映在石板街上。

巷子两旁是古色古香的餐厅，皆为私营，对客人招呼周到，烤整只的羊、乳猪及半边牛排的肉等等，令人垂涎。在别的欧洲国家吃一顿的代价，可在杜布尼克进食三四次。

由城堡走 下去是海滩 礁石岸上建满了红顶小屋 像巨人的手指伸进入海。另一边是一望无际的白沙滩，在这里的裸女，人数远较其他国家多。南斯拉夫少女发育得早，十八岁已嫌老。

岸边的夜总会里，游客可以花钱和脱衣舞娘过夜，但一定被当地人取笑，海滩上那么多猎物，还得去召妓？

露天咖啡室、小酒吧中挤满年轻人，只要自己脸皮厚一点采取主动，必有收获，可惜猎物多是相貌平凡。美好的先要你带她们去的士高，试过剧烈舞蹈的耐力，方得香泽，猎物已变成猎人了。

啊！布达佩斯

东欧诸国，哪里最好呢？朋友问。

我爱上的是匈牙利的布达佩斯。

奥地利皇朝强盛的时候，拼命地想把维也纳制造成一个比巴黎更风光的地方，但巴黎总是巴黎，她是独特的。

维也纳和布达佩斯连成双城。从前的欧洲，巴黎、维也纳和布达佩斯这三个都市鼎立，可见布达佩斯的重要性。

巴黎和维也纳到处是游客，红黄黑白，店铺比名胜还要多，太过商业味道。要找昔日欧洲的旅馆，只剩下布达佩斯。

人家以为港岛和九龙都叫香港，布达和佩斯其实也是一对孪生市，中间隔着多瑙河。两岸的古迹看之不尽，到了晚上用强烈的灯火照耀，大桥上也挂满灯饰。

布达佩斯像一个中年的贵妇，在夜里的烛光下，比白天更为好看。

是的，布达佩斯似时光倒流，我听到了华尔兹，百人乐队伴奏下，我请她跳舞，一晚又一晚，没有天亮的时候。

匈牙利人有一点和我们很相似，那就是一旦和你交上朋友，肯把头拧下来给你。这一点，是欧洲其他各地方的民族不可能做到的，尤其是英国人，休想。

儿时伴侣黄秀琛长住巴黎，我们时常把朋友当礼物，

交换志趣相同的友人，这次他介绍的是个会讲中国话的匈牙利人。

安东身高六英尺，有头金发，一早跑到我住的酒店大堂，见我就拥抱，一定要请吃饭，说秀琛的朋友就是他的朋友。

为了增加话题，我们先交换本身工作的背景，他是一个职业摄影师和图案设计者，常到瑞士去开展览会，在布达佩斯还略有名气。

酒来了。各自一口干掉。烈、醇、带一丝的甜味。我把“白昼宣淫”变成“白昼宣饮”的中国成语告诉他，惹得他哈哈大笑。

安东要让我看他的作品，拉着我到一家意大利餐馆，墙上挂着张大照片，裸女躺在餐桌上，重要部分给意大利粉盖上。她，是一个绝色的东方美人。

安东说这家餐厅老板娘是他的好朋友，要他设计一张能吸引顾客的图案。想了一会儿，安东要老板娘送十五公斤意大利粉到摄影室，倒在脱光衣服的模特儿身上，拍出这张杰作。

餐厅生意果然兴隆，时不时，老板娘问客人说：“要吃什么？”

他们总指指照片上的裸女：“要这个。”

我问安东：“你到哪里找到这一个中国女人？”

“她不是中国人，是越南和法国的混血儿。”安东说：“等一下我们去见她。”

车子往前走，我们经过布达佩斯的国会大厦、马提斯教堂。

一间学校放学，女学生在等巴士，匈牙利女人多数不是高头大马，平均都长得很好看。其中一个特别漂亮，安

东马上停了车，走上前去拿地址。

“不问白不问。”安东说。

“问了有五成机会。”我说。

两人互望，仰天大笑。

简聂儿的家在一间四层楼的旧公寓里。

没有电梯，安东和我一口气爬了上去。

敲门，毫无反应。我说下次再来吧，拉着安东正要走。

门开了，简聂儿脸上一点化妆也没有，本人，比照片更好看。

对这两个不速之客有点惊讶，但还是亲热地招呼我们坐下，随着到厨房去拿酒。

单身女孩的家，整理得很干净。桌子上有一个吃剩的苹果，团团转地咬了一圈，仔细而整齐。一个女人，在单独的时候也能够这么地爱美。一望墙壁的书，我看到米兰·昆德拉全部作品，卡洛·康斯达尼旦一系列的书，劳伦斯、毛姆、吐温，但都是匈牙利文的翻本。

“她父亲是法国外交官，在河内娶了她妈妈之后便调到布达佩斯来。”安东说：“简聂儿在这里出生，只懂得匈牙利语。”

原来是一个完全和我在语言上交流不了的女人。

“你和她睡过觉没有？”我问安东。

安东摇头，细声说：“她不肯。”

又有酒，又有茶，又有咖啡，简聂儿捧了一大盘走出来。

现在，她看起来简直是西洋人。

但是，照片上的她，明明是东方面孔。

简聂儿是当今布达佩斯最红的时装模特儿之一，大叠的杂志都拿她来做封面。

我问简聂儿关于她工作的情形。透过安东的翻译，她说时常到维也纳和威尼斯去拍照片，但语言不通，没有太大的发展。

正为她感到可惜的时候，她忽然叽咕了几下，安东脸红起来。我翘起一边眉。

安东说：“她问我刚才你是不是在讲我和她有没有好过。”

“但是我们用的是中国话呀！”我惊奇。

“她都会明白的。和其他女人不一样的是，需要听懂的她都听懂，不想知道的她装傻。”安东说。

简聂儿送我们到楼下，约好在一起吃饭的时间后，便去安东的家。

我叫他先带我到附近买点礼物。匈牙利的超级市场货品贫乏，比南斯拉夫的还要差，当然远不如东南亚各个大城市。

一瓶入口的威士忌要普通人月薪的十分之一，蔬菜、肉类却是贱价出售。

小山坡上的一间两层楼的屋子，还有个花园，算是中上层阶级的住宅。安东的父母栖身楼下，他和妻子及小女儿住在上面，这和中国传统不一样。

安东的妈是波希米亚人，英语讲得很好，样子端庄，乐天而不老，她说儿子的朋友的朋友是她的朋友，用手捏捏我的脸颊后抱住我。

我说我属于疲惫的一代，精神也是波希米亚人。

“其实，我们的历史渊源很深，蒙古人十二世纪入侵，我可能也有中国血统。”安东说。

他妈妈大笑指着他：“他不是中国人，他是匈奴。”

安东一手一脚地由花园搭了一条斜梯，不经过楼下，

直接爬上二楼到他自己的爱巢中。

花园种满果树，我一面爬楼梯一面拾掉在梯上的胡桃。把两粒放在掌中，双手用力一夹，碎壳后取出果仁，人口油腻香甜。

由中间的门走进去后是个大厅，布置得很艺术性。安东的妻子德丽莎抱着婴儿相迎，她有一张线条坚硬的脸，可见其理智。

“我赚钱，”安东说：“她守财。”

德丽莎指着小女儿：“我守财，她花光。”

安东很好客，他说他最爱新年，每逢除夕，一定请不同国籍的朋友开派对，买几十瓶香槟，埋在花园的雪地里，香槟塞上插着朋友国家的小旗，让客人在雪中找自己的那瓶香槟。

“你从香港来，下次我替你也弄一瓶。”安东说：“但是，我总觉得在中国朋友的香槟插上英国旗，不是味道。”

还没嫁给安东之前，德丽莎有个很特别的职业，她是一间大调味公司的主管，她自己发明过不少新香料调配。

安东送我两瓶，试了一下，味道古怪。

德丽莎笑着说：“匈牙利人最喜欢在食物中下香料，因为我们烧的菜没你们的那么好吃。”

既然她爱中国菜，当晚，我们便去“四川饭店”。这家在布达佩斯最高贵的地点开的餐馆，以前就听人家介绍过，还说厨子是由大陆请去的。

但是我发觉它的菜实在糟透了，中国人怎么那样不争气？到外国去总要把人家当傻瓜。

幸好，简聂儿打扮得花枝招展地来到，俨如贵妇人，比在她家看到时至少大了五岁。她的气质和走路的姿态，令到所有其他的男女客人都转过头来。